

关于斯图亚特·霍尔研究文献综述

——以 2008-2013 年国内相关论文为研究对象

杨祺

(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斯图亚特·霍尔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霍尔所研究的学术领域极为广泛, 本文主要从“文化表征”、“文化霸权及意识形态”、“接合”、“文化认同”等理论入手, 旨在对霍尔的思想进行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梳理。

关键词: 霍尔 文化表征理论 文化霸权及意识形态理论 接合理论 撒切尔主义 语言哲学 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一、斯图亚特·霍尔生平介绍

斯图亚特·霍尔 (1932 - 2014), 出生于牙买加首都金斯敦, 他是加勒比海非洲黑人后裔, 著名的文化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文化研究的思想集大成者。从 1951 年获得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赴英国留学以来, 霍尔一直在英国从事文化运动与文化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他 40 多年的学术生涯中, 他集合 CCCS 学者的智慧, 积极倡导并践行文化研究的集体写作的模式, 结出了重要的硕果。霍尔研究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极为广泛, 如像电影、媒介、大众文化、亚文化、意识形态、视觉文化、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种族、民族性、身份认同、现代性、后殖民主义等等。霍尔在世界范围内学术演讲百余次, 接受采访十多次。霍尔著述颇丰, 其中一些篇目已经成为文化研究中的经典著述中的经典, 被收入各种文集中, 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引起了世界性的学者广泛的关切, 并引发了浓厚的兴趣, 产生了强烈的学术共鸣, 对当下世界性的文化研究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它们倾注了霍尔 40 多年的心血。霍尔为伯明翰学派思想向纵深发展做出了杰出而卓越的贡献, 他不愧为文化研究的思想集大成者。克里斯·罗杰克在《斯图亚特·霍尔》开篇即盛赞他为“当代文化研究的巨擘, 无人能出其右, 这是他的人格魅力和丰硕著述的结果”。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对霍尔在当代英国思想界的影响曾这样评价:“任何一个为英国左派思想立传的人, 如果试图依靠某个典范人物、将不同的思潮和时期串在一起, 会自然地发现他是在重塑斯图亚特·霍尔。”

霍尔思想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56- 1964 年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霍加特、汤普森和威廉斯对其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1964- 1978 年为第二阶段, 这一时期霍尔主要吸收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葛兰西的霸权主义以及符号学理论。在这一时期, 霍尔对“伯明翰学派”作出了定义, 即融合了“结构主义”与“人本主义”并吸收了符号学(尤其是罗兰·巴

特的作品)、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路易·阿尔都塞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思想)和英国文化主义(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和汤普森的历史实践)的学术流派;1970年代末以后,霍尔开始以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活跃于多个理论前沿。^①

二、文献来源

本篇关于斯图亚特·霍尔研究综述的文献主要来源于万方数据库和中国知网数据库。笔者主要选取了2008—2013年这六年的国内学者对霍尔研究的论文作为分析对象。

霍尔的研究趋势图^②



由上图可知,目前,国内学者所进行的研究更多的是对霍尔思想的陈述,以介绍相关理论为主。所涉及的理论主要在以下方面:“文化表征理论”研究、“文化传播理论”研究、“接合理论”研究、“文化霸权理论”研究、“撒切尔主义”研究、“语言哲学”研究等等。

三、正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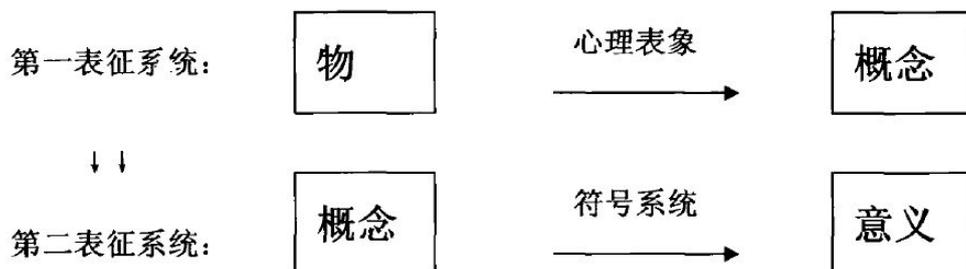
1、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分析

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是国内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文化表征”是霍尔后期思想中最重要的内核。

孙越(2012)在其硕士论文中对于表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表征是人们通过语言(即符号的意指)生产意义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使用同一种符号系统的人得以进行意义的传达和交流,从这种意义上讲,人们通过表征构建了意义世界。而在意义的生产过程中,存在两个表征系统,一个是物向概念转化的系统,另一个则是由语言代表的系统,并用下图做了总结:

^① 丹尼斯·德沃金:《斯图亚特·霍尔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海》,2011(1)

^② 资料来源于万方数据库



除此之外，作者认为，霍尔的文化表征还涉及到文化身份认同和文化霸权问题。在对前者的研究中，霍尔结合自身的身世和经历，关注了“族裔散居者”以及特殊历史时期的黑人的身份表征状况，并认为可以通过反自然化、定型化的表征策略重新进行身份定位。在对后者的研究中，霍尔将意识形态代入表征理论中，他通过对大众传媒的研究提出了编码/解码理论，认为编码与解码是相互独立并且不连续的两个环节，同时提出了编码者在传播过程中的三种假想立场：主导霸权；协商；反霸权。^[1]

邹威华、伏珊（2013）认为，“意义”是文化表征呈现给现实世界最核心的主题，“意义”是一种实现文化表征和意指实践的斗争场域。并且在文中，作者还分析了“文化表征”的三大表征特质：“接合理论”、“族裔散居文化身份”和“差异的政治”。认为“接合理论”是霍尔建构其“文化表征”理论最重要的支撑点和理论来源；在族裔散居身份认同研究中，身份认同中蕴涵的“意义”是文化表征最为关切的，也是最本质性的问题；“差异的政治”也是霍尔文化表征理论中最耀眼的主题词。^[2]

除了以上列举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之外，还有一些与“文化表征理论”相关的研究，比如邹赞（2009）^①。

2、霍尔的“文化霸权及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霍尔的“文化霸权及意识形态理论”与当前我国的具体实际存在较大的关联性，因而也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邹赞（2008）对霍尔关于大众文化的定义进行了关注，霍尔的大众文化的定义存在三层解读：一是“大众文化”的市场或商业化定义，即成群的人听它们，买它们，读它们，消费它们，似乎也尽情地享受它们；二是指“大众”在做或者曾经做过的一切事情，这接近于大众的“人类学”概念——“大众”的文化、社会习惯、风俗和民风，即“标志特殊生活方式

^①邹赞：《表征与意指实践——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定义》，《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4月第23卷第4期

的东西”；三是霍尔本人所提倡的定义：关系、影响、抗衡等绵延不断的张力来界定“大众文化”，集中探讨大众文化与统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根据大众文化的相关定义，作者介绍了霍尔的三种解码方式：主导霸权式、协商式、对抗式，认为大众传媒承担着将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通俗习语，从而达到对民众的规训的目的。^[3]

章辉（2012）则详细的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编码和解码的非对称性，电视话语并不包含生产者所嵌入的内在固有意义，它系统性地扭曲现实，而并非透明地反映现实；电视话语的编码把宰制性意识形态自然化、合法化。但主导意义并不是单一的、也不是无挑战的，基于电视话语的语言学特性解码必然“失真”和“扭曲”；文化与意识形态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从属阶级的，它是一个不断斗争和协商的据点，电视话语就是这种斗争的领地之一。电视领域成为支配阶级进行文化霸权的重要手段，电视话语的编码是以支配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4]

张秀琴（2012）分析了霍尔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解读，其解读包括：其一，将大众文化视为当代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霍尔所关注的意识形态的具体问题就是意识形态如何通过文化的编码与解码，并以大众文化的诸形式表达出来。同时，大众并不仅仅是解码者，媒体也并非就是单纯的编码者，它们都既是编码者同时又是解码者，共同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建构网接受网或传播网以及影响力而这种由大众和媒体所共同构成的当代社会结构网络，就是霍尔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即一个意识形态建构和表现其自身的主要载体，也是当代社会诸面相的表演舞台；其二，认为政治霸权是意识形态的主要社会功能；其三，多元链接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机制 这就是霍尔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文化大众主义”解释。^[5]

赵永华和姚晓鸥（2013）认为，霍尔模式最终澄明了意识形态编码对于受众解码的意义限制，并揭示了诸文化形式、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的意识形态本质，进而指向了对媒介的意识形态批判之路霍尔模式所提出的三种解码策略对于真实受众的发现并无帮助。霍尔模式的价值并非在于对受众研究的贡献，而是显露出了大众媒介的意识形态本质，给媒介批判开启了道路；而受众的发现必须要以民族志的方法考察个体的时间性的生活世界。霍尔模式指向的是媒介批判之路，它通过对传播的讯息意识形态编码揭示了传播媒介的意识形态本质，并揭示了此本质根据其资本的逻辑给予的受众解码之界限。^[6]

相关的文献研究还有很多，比如邹威华（2012）的“文化霸权”启蒙研究^①、李晓牧（2012）

^① 邹威华：《斯图亚特·霍尔“文化霸权”启蒙研究》，《电子科技大学（社科版）》，2012年（第14卷）

的文化传播与意识形态理论研究^①、邹威华和伏珊（2012）的“大众媒介”文化理论研究^②、邹威华和伏珊（2013）^③的“道德恐慌”理论研究等。

3、霍尔的“接合理论”研究

霍尔的“接合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拉克劳的“接合理论”的影响，而它也受到了国内学者的追捧。

邹威华（2012）主要介绍了霍尔的“接合理论”的内涵：首先，从字面意义把握，接合实际上就是不同要素之间的连接并形成同一体，这种接合不是必然的，不是预先给定的，也没有绝对的本质，要素之间的接合只是暂时的、非持久的、非静态的；其次，“articulation”内涵极为丰富，它有接合和表达双重意义，既指“发声”、“说出”、“表达”、“阐发”和“表述”等，也指“接合”、“连接”和“环扣”等，这是霍尔钟爱“接合理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再则，接合理论中的“接合”、“解接合”、“再接合”呈现为一个动态的有机统一体，各个要素内部及其之间是“接合”与“被接合”的双重动态的辩证关系，所以从接合、解接合和再接合的过程来看，这种连接是暂时的，松散的；最后，接合理论还体现出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对霍尔接合理论本质和特征的把握，就得从各个要素的差异性开始，途经一系列解接合与再接合的持续不断的动态斗争，到达最终的暂时统一，这是“接合理论”中最为彰显的本质性特征。^[7]

董雪飞（2011）在文中指出，接合理论由后马克思主义代表拉克劳率先发展，其后由霍尔引入文化研究。它缘于对正统马克思主义阶级还原论和经济还原论的批判。接合理论是一种结合了话语、结构、经济和阶级等多种因素的理论分析范式，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拓展了文化研究的理论视阈。接合理论弥补了编码/解码理论对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制约下的编码问题的忽视，试图对受众解码的复杂活动做出动态的说明，是协调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之间张力的一种努力。霍尔的接合理论试图整合话语、经济、历史、阶级、结构等因素，在承认意识形态话语重要性的同时，坚持话语之外的世界，包括动态的权力结构和变化的阶级结构对主体在社会位置中等级的塑造，从而避免了许多后现代理论最终走向了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接合理论也是一种语境理论，即接合是具体历史时刻、特定社会结构、不同主体之间、不同阶级之间的接合，是一种多元能动的解释理论和分析方法。^[8]

彭瑜（2011）在自己的硕士论文中指出，霍尔所认为的“接合”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将两

^① 李晓牧：《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传播与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4月

^② 邹威华，伏珊：《斯图亚特·霍尔与“大众媒介”文化理论》，《四川戏剧》，2013年第6期

^③ 邹威华，伏珊，王强：《斯图亚特·霍尔与“道德恐慌”理论》，《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3年春季号

种或多种不同要素连接在一起的方式，它体现为一种关联的实践，这种关联通过差异化的要素中建构同一性而完成。因而，“接合”是建构，它不是必然的，也不是绝对的，它是语境化的产物，或者说，它是特定时机下各种“相异原素”连接在一起的某种方式。这种方式形成某种新的机制或连接后获得某种新的意义。霍尔的接合理论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接合理论在霍尔这里，更多体现为一种实践，一场关于文化与政治、话语与传播、族裔散居与身份认同等等解构与建构的解读实践。^[9]

张碧（2013）则提出了“接合”的实践机制。他在文中认为，霍尔的后结构主义倾向在其对拉克劳“接合理论”的援引和运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意识形态内部可能存在诸多属性不同的构成要素，而建基于某种特定经济结构之上的统治集团，能够通过对产生于不同语境中的其他意识形态构成要素的挪用，在全新的历史语境中为之确立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地位，从而发挥维护新社会形态的作用。^[10]

对“接合理论”进行研究的还有和磊（2011）^①、赵如璋（2012）^②等人，

4、霍尔的“撒切尔主义”研究

霍尔的“撒切尔主义”其实是“文化霸权及意识形态理论”下的一个分支，因为有较多学者进行研究，所以笔者单列出来进行综述。

和磊（2011）在文中指出，霍尔的“撒切尔主义”主要运用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认为撒切尔主义兴起于英国战后的社会危机，在解构当时社会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其民粹主义的策略，重新赢得了对大众的领导权，从而达到了加强社会控制的目的，最终形成其独特的权威式民粹主义治国策略。撒切尔主义通过其亲民的民粹主义来获得对大众的领导权，从而达到对社会的权威领导和控制。这是我们所理解到的撒切尔主义的另一面。^[11]

邹威华和刘波（2012）在文中指出，霍尔的“撒切尔主义”是一项极为宏大的工程，可以理解作为一种方法、一套政策、一种策略、一种处事风格、一种权威风格或一种政治哲学等等，它主要是把货币主义(monetarism)和自由市场融入该工程中，融合新保守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反对)和新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和福利国家的主张等)，把传统保守主义的若干思想接合进该工程中，使撒切尔主义成其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撒切尔主义的有效性是通过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把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除此之外，文章还分析了“撒切尔主义”的表征：第一，在经济上，推行“自由市场”，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战略消除了英国经济的相对萧条和相对落后，重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把它作为资本主义发展

^① 和磊：《“没有必然的对应”——霍尔的接合理论分析》，《理论界》，2011年第10期

^② 赵如璋：《“接合”论与文化研究——读霍尔〈后现代主义与接合理论〉》，《中国文化产业评论》第15卷，2012年5月

中全球经济系统重要的一条链接；第二，在政治上，撒切尔主义连接着阶级和党派之间表征的历史性关系的重新建构，重新整合和重组政治领域的关系，改变政治力量的平衡，创造一个新的“大众常识”；第三，在意识形态上，撒切尔主义在自由市场和有机保守主义的主题重视传统、家庭、民族、尊重、父权制，在秩序之间寻求新的“话语接合” (discursive articulations)，重构“英国性”(Englishness) 和“大不列颠性”或“大英帝国性”(Britishness)，消除因大英帝国终结而带来的心灵创伤；第四，在文化和道德观上，“撒切尔主义工程”被定义为一种“倒退的现代化”(regressive modernization)，试图把社会教育和规训视为一种特定的现代性的倒退的版本。撒切尔主义的政治哲学体系中“自由市场”和“货币主义”是实现其文化霸权必备的经济基础，是为其意识形态的建构服务的。撒切尔主义的主要任务在于建立一个具有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和个人主义倾向的意识形态集团。^[12]

除了以上的单纯的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之外，邹威华(2010)还分析了霍尔的“权威平民主义”的概念，认为“权威平民主义”是在“统治”与“霸权”或“认同”中保持一种有机的平衡，指出了撒切尔主义内涵中的内在矛盾性。一方面，它充分利用其支配权和统治权，把国家机器用于国家的治理和管理上，在必要时，采用强力手段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秩序，所以也难怪撒切尔夫人被贴上“铁娘子”的标签，足见其强权的一面；同时，它又在认同和共识的基础上，极力赢得民众的支持，是“文化霸权”在撒切尔主义理论中的具体实践运用所以。“权威平民主义”是一个辩证统一体的概念，既是一种悖论体，又是一种有机的接合体。其思想的演变主要来源于普兰查斯“权威国家主义”，正是基于对普兰查斯思考的修正，霍尔提出了“权威平民主义”的概念。从本质上讲，这两个修正彰显出“权威平民主义”的两个特征，那就是“国家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矛盾的统一；以及“历史集团”在撒切尔主义理论中的建构。这两个特征是认识和阐释“权威平民主义”概念的关键所在，也是最核心的内容。“权威平民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的思考范式，也是一种实现“文化霸权”的策略和路径。^[13]

5、霍尔的“语言哲学”理论

语言哲学是霍尔的核心理论话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文化传播领域的语言问题。

王斌(2012)着重分析霍尔的语言哲学，他注重的不是语言内部的语义、结构、符号之间的关系，而是符号的社会历史性、意识、形态性。文章中从四个方面来分析霍尔的语言哲学：1、符号的中介性，霍尔认为在循环模式中，编码者变成了生产者，解码者变成了消费者，消费不是被动的，而是一个积极的过程，它可以引导意义的再生产。虽然编码与解码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编码者并不能规定和保证后者的解码实践，但是前者可以尝试对后者

的解码行为进行预测和干预；2、符号的物质性，在霍尔看来，文化传播不仅仅是一种意义的传播，而且还赋予其一种物质实践的意义，并且它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影响社会实践。他所强调的语言的物质性，主要是指语言的社会性，语言的作用就是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属性；3、符号的意识形态性；4、符号的阶级性，编码者和解码者之间在阶级地位上的不平等，编码者选择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编码方式，而解码者也会从自身的阶级立场来解读这些信息。^[14]

张碧（2013）在文中分析了霍尔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及再现理论等符号学的阐释和应用，体现出对符号学方法应用的多元性及态度的复杂性。霍尔对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的应用主要体现于对电视时事节目制作与运营过程的分析。霍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观认为，媒体人所定制的电视节目形式是“深层结构”，而作为“表层结构”的话语论辩则由作为话语框架的“深层结构”提供和控制，“深层结构”在无形中对“表层结构”进行匡范和调控，同时也成为时事内容及大众舆论的控制者。意义必须通过语言途径才能获得再现，对其以何种具体途径进行运作的问题，霍尔认为存在三种模式：首先，通过反映途径(*reflective approach*)，人类被认为能够通过语言对感性经验事物的概念进行如实描摹，这种论断显然与柏拉图以来的模仿论颇为相似；其次是意向性途径(*intentional approach*)，通过这一途径，再现意义的生成来自说话者的主观意图；第三种途径被称为构成主义途径，“构成主义”认为，虽然物体也许能为符号提供物质载体，但事物自身却毫无意义，意义的生成必须由诸多社会活动者通过其语言系统建构而成的，这显然属于典型的结构主义观。^[15]

除了以上单纯的对符号、语言分析之外，孙越（2012）指出，文化表征与语言、符号存在密切关联，表征是人们通过语言(即符号的意指)生产意义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使用同一种符号系统的人得以进行意义的传达和交流。^①语言哲学在斯图亚特·霍尔理论话语中处于一种中心地位，并且与“接合理论”、文化身份和“群体”以及话语理论存在关联。

6、霍尔的“文化认同观”

文化认同观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现在的霍尔研究和思考的中心和重点。

江玉琴（2008）在文中指出，霍尔更多是从政治文化角度对认同加以分析。首先，霍尔从语言学上来分析认同，认为认同是一个永远不会完成的过程；其次，霍尔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政治文化来看认同概念，将认同与现代性、后现代性概念联系起来，提出认同是复杂性的，是一种差异性中的统一。^[16]

^① 孙越：《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探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

汪涓(2013)指出,霍尔的文化认同观是在他对后现代主体理论的总结与探讨中形成的。霍尔结合其移民散居的经历,参照大众传播媒介为主导的流行文化,指出面对主体被异化或被高度殖民化的流行文化,任何认同的形成都可能是偶然的、局部的、对抗性的。文化认同被表征为后现代主体之间的交互式行为,是多元与多样性的文化呈现。^[17]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六大方面之外,国内学者关于霍尔的研究还有其他的方面,比如霍尔的后现代主体理论和“族裔”理论,汪涓(2013)在文中指出,斯图亚特·霍尔论述并总结了后现代主体没有确定的中心,主体因而表现出断裂、终结、碎片化特征,它们构成了主体的某种“去中心化”状态。然而,“去中心化”并不代表主体的消亡,而是以“主我”为核心的个体主体向多元化主体的转移。^[18]邹威华(2008)在文中指出,霍尔在思考族裔散居美学时,充分把新旧族性结合起来,力图突显族裔散居美学中的“差异的政治”和“表征的政治”等内涵意象,“差异的政治”与“表征的政治”构成为族裔散居美学内涵最为重要的内容。^[19]

四、总结

从以上的文献论述来看,霍尔的思想是无比丰富的,霍尔所涉及的领域也是无比宽泛的。但是,国内学者对霍尔的研究更多的是理论的单纯介绍,唯一与实际联系较为紧密的是霍尔的文化传播理论,因而,对于以后的学者而言,应该更多的将霍尔的思想与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更好地为分析相关的文化想象、解决相关的文化问题服务。

参考文献:

- [1] 孙越. 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探究[D].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年5月.
- [2] 邹威华, 伏珊. 斯图亚特·霍尔与“文化表征”理论[J]. 理论探索, 2013年4月.
- [3] 邹赞. 斯图亚特·霍尔论大众文化与传媒[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12月, 第24卷第6期.
- [4] 章辉. 电视话语与阶级斗争: 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的文本主题[J]. 学习与探索, 2012年, 第4期.
- [5] 张秀琴.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文化大众主义”解释——以伯明翰文化学派斯图亚特·霍尔为例[J]. 南京社会科学, 2012年, 第2期.
- [6] 赵永华, 姚晓鸥. 媒介的意识形态批判抑或受众研究: 霍尔模式的现象学分析[J]. 国际新闻界, 2013年11月.
- [7] 邹威华. 斯图亚特·霍尔的“接合理论”研究[J]. 当代外国文学, 2012年, 第1期.
- [8] 董雪飞. 文化研究的语境化: 论斯图亚特·霍尔的接合理论[J]. 前沿, 2011年, 第15期总第293期.
- [9] 彭瑜. 论斯图亚特·霍尔的接合理论[D]. 湘潭大学硕士论文, 2011年4月.
- [10] 张碧. 批判立场陈述与多元方法整合——论斯图亚特·霍尔的符号学观及符号学实践[J]. 社会科学, 2013年, 第9期.
- [11] 和磊. 论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J]. 文史博览(理论), 2011年7月.
- [12] 邹威华, 刘波. 斯图亚特·霍尔的“撒切尔主义”研究[J]. 南京社会科学, 2012年, 第11期.
- [13] 邹威华. 斯图亚特·霍尔的“权威平民主义”[J]. 国外文学, 2010年, 第4期(总第120期).
- [14] 王斌. 斯图亚特·霍尔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及其文化研究[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2年, 第2期.
- [15] 张碧. 批判立场陈述与多元方法整合——论斯图亚特·霍尔的符号学观及符号学实践[J]. 社会科学, 2013年, 第9期.
- [16] 江玉琴. 论斯图亚特·霍尔的认同性研究[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年11月, 第39卷第6期.
- [17] 汪涓. 斯图亚特·霍尔的后现代主体理论与文化认同观[J]. 浙江学刊, 2013年, 第5期.
- [18] 汪涓. 斯图亚特·霍尔的后现代主体理论与文化认同观[J]. 浙江学刊, 2013年, 第5期.
- [19] 邹威华. 论斯图亚特·霍尔“族裔散居美学”[J]. 南京社会科学, 2008年, 第10期.

Stuart Hall review of research literature
——In 2008--2013 domestic related Research Object

YANGQI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Stuart Hall is Birmingham, England, school representatives and synthesizer. Hall studied academic field is extremely broad, article from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hegemony and ideology", "engagement",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 on start, intended to be a Hall of thought relatively intact It combs.

Keywords: Hall;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theory; theory of cultural hegemony and ideology; bonding theory; Thatcherism;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ultural Identity